

能合理根据病程用方用药调理,达到治愈目的。

以上是癌症治疗中重点注意事项有关分析资料,是癌症治愈最终不可缺少的讨论问题,是根据有关古方、现代治疗癌症已治愈记载的有效有关资料,通过各种中医

技术、分析、探索发现癌症治疗难治难愈,因方法有误辨考的分析结果。

* 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大屋村 288 号(417111)

浅评张锡纯的学术成就

秦 晴*

张锡纯,字寿甫,河北省盐山县人,生于 1840~1933 年。他自幼即学习《四书五经》,青年时就行医诊病。其代表著作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共 30 卷,总结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。在辨证论治、选药立方上,注重实践,讲求疗效,阐发医理,有不少独到的见解。本文试将张锡纯的主要学术成就浅评如下。

1 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

张氏的主要学术观点是“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,沟通中西原非难事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五期第一卷》)他从医理、临床各科病证及治疗用药等方面,大胆引用中西医理互相印证,加以阐发。他说:“中说谓人之神明在心,故安神之药注重于心。西说谓人之神明在脑,故安神之药注重于脑,及观《黄帝内经》,知中西之说皆涵盖其中也。”(同上)他引证《黄帝内经》原文,论述了中医之精明在于脑,与西医神明是一说。

他写《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之理》一篇,认为“西医用药在局部,其重在病之标也;中医用药求原因,是重在病之本也。若遇难治之症,以西药治其标,以中药治其本,则奏效必捷。”他对中药药理的研究,有独到之处,受到后人的重视。如在论述川芎时,他说:“人之脑中多氢气,有时氢气缺乏,诸重浊之气即可乘脑部之空虚而上干,而上行养脑之血,或即因之而逾其常度,此脑充血之所由来也。川芎能引脏腑之氢气上达脑部,自能排济重浊之气下降,而脑部之充血,亦即可因之下降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三卷》)

2 肝脾相助为生化中枢

张氏宗脾胃为后天之本,认为肝脾为阴血生化之中枢,其气化敷布,以溉周身。故临证多从肝脾,以调治生化之中枢,尤重于滋补胃阴,且每以滋阴药中用甘草,引之归脾,又恒以健脾之阳佐之,助阳育阴,或以一味黄芪加于滋阴药中,补气助阴。

张氏善补肝而治肝之虚,最常用者山茱萸。他说:“山茱萸味酸性温,大能收敛元气,振作精神,固涩滑脱。因得木气最厚,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,故又通利九窍,流通血脉,治肝虚自汗肝虚胁疼腰疼,肝虚内风萌动。且敛正气而不敛邪气,与他酸敛之药不同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。他认为,平肝之法,抑其条达之性,升散又伤气、耗血,柔润则有碍脾胃,皆不宜常用。虽肝气宜升,胆火宜降,然非脾气之上,则肝气不升;非胃气之下,则胆火不降,治肝之法,在升降脾胃,培养中宫,使之气化敦厚,肝木自理。张氏用白芍,取其入肝生血而滋

胃阴;用桂枝,理脾胃而疏肝。

3 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

张氏倡“阴常不足”而重在脾胃,以肝脾为中枢,重在阴血。阳常有余指阳邪盛,阴常不足指阴血虚;一指病邪,一指人体正气,系于《黄帝内经》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之论。张氏认为,已病恒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,当调其阴阳,或滋阴以化阳,或泻阳以保阴,宜此治者,十之八九。以外感言,伤寒、温病多阳余之患。伤寒中于阳经宜热药者少,而温病则纯为温热。以内伤言,多阴虚阳盛。吐衄、淋病、黄疸、肿胀、喘嗽等,阴虚阳盛者,亦十之八九。

故张氏临证,①首重阴血的盛衰,恒以“滋阴”、“养阴”、“保阴”为先。滋阴,又重在滋补胃阴。阴血乃生化之源,即其病真属阳虚为本,而当用补阳之药者,亦少佐滋阴之品,以“上焦阴分不虚,而后受参芪;下焦阴分不虚,而后受桂附。”白虎汤、白虎加人参汤为所常用,认为其主症之烦与渴,多由阴虚,而人参虽非滋阴之用,于白虎汤中,能于邪火炽盛之时,主复其真阴,并谓:“愿世之用白虎汤者,宜常有加人参之想,而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。”亦意在复阴也。②多滋胃阴,不取寒凉清润,而多用生山药,取其汁液浓稠,色白味甘,滋润阴血而补肺肾脾胃,通而敛,滑而涩,阴中有阳。③注重保阴。他治寒温,白虎汤、白虎人参汤,旬日之间常用数次,而承气汤恒泻。他慎于汗法,以出汗之道,在于调济其阴阳,听其自汗。强发其汗,无论汗出与否,病皆难愈。若病虽宜汗解,而当阴血虚时,则宜先育其阴,而后顾外感。

4 药物学的贡献

①喜用生药。他说:“愚于诸药多喜生用,欲存其本性也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五期例言》)他多结合现代化学知识来说明,“如石膏,为硫酸氢钙化合,若煅之则硫酸氢皆飞去,其凉散之力顿失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五期例言》)“山药宜用生者煮汁饮之,不可炒之,以其含蛋白质甚多,炒之则其蛋白质焦枯,服之无效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②以食疗疗。张氏把多种食物用于临床,如山药、核桃、芝麻、鸡子黄、大葱、萝卜等。其中山药最常用,因山药“色白入肺,味甘入脾,液浓益肾,能滋润血脉,固摄气化,强志育神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他制定了许多以山药为主的方剂,如薯蓣鸡子黄粥治泄泻;薯蓣半夏粥治胃气上逆之呕吐;珠玉二宝粥治脾肺阴亏之食少劳嗽;二宝粥治久痢等。除了内服方剂外,张氏还制订了一些外用方,如贴治肢体

受凉疼痛的姜胶膏,治大便燥结的葱白熨法。③多用根类、籽实类药。其意在以其富浆汁之品,治脏腑之阴,应用次数最多的是山药。用生山药,取其汁液浓稠,色白味甘,能通而敛,滑而涩,阴中有阳。④多用药对。张氏熟谙药性,创制新方,在“七情”和合方面,提出一些“药对”颇为注意。如人参、赭石的相配,有相辅相成之功。对元气大虚,喘急欲脱之证,“但用人参转有助气上升上弊,必

与赭石并用,方能引气归原”,“而上焦之逆气浮火,皆随之顺而下。”进而言之,“设于逆气上干,填塞胸臆,或兼呕吐,其证之上盛下虚者,皆可参赭并用治之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

*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医院(430074)

黄元御《四圣心源》学术思想初探

冯 兵*

黄元御(1705—1759年),名玉路,号研农,别号玉楸子,山东昌邑人。他精研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,尊黄帝、歧伯、扁鹊、仲景为“医门四圣”,言“四圣之书,争光日月”,赞四圣“医理玄奥,非上智不解”,叹“人亡代革,薪火无传”。因此,他常笔耕不辍,撰述医理心得,启迪后学。先后著有《四圣心源》等 20 余部专著。

1 天人相应,天道人理互通

黄氏的整个学术思想,均构建在中土之气升降出入之上。他认为混沌未开、混成一体的宇宙随着中气之机的显现,就开始有了分清别浊的运动,其中清者左旋上升而为阳,浊者右转下降而为阴。阳上阴下,天地自分,两仪自成。土独居其中而为枢,枢轴旋转,阳升阴降循环不休。阳气渐升温而生木,木之温气再升,积温成热化而为火;阴气渐降凉而生金,金之凉气再降,积凉成寒化而为水,水、火、金、木,即为四象。阴阳变化,四象轮转,于自然时节则有春、夏、秋、冬的四季更替,土旺于四季之末而寄宫于夏秋之交,土合四象化五行以万物之变;于人身机体则有肝、心、肺、肾的四脏变化,土生四脏应五行生克不息而化精神气血。黄氏认为,人居天地间,“秉天气而生六腑,秉地气而生五脏”(《四圣心源·六气从化》),六气调和五行有序则人不病;若六气偏见,五行失常,则病现于身。六气加之于人身,不病之时看不见六气的变化,一旦处于疾病状态,则或风或火,或寒或热,即随五行制化通过脏腑机能的变化而表现出来。

2 “以气而不以质”的五行生克观

黄元御在继承中医传统理论的基础上,对五行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创新性阐说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是认为五行的生克关系“以气而不以质”(《四圣心源·五行生克》),“气”表示其功能活动状态,“质”则是指具体的物质本身。传统的五行生克是指自然状态下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类属性不同的物质之间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。黄氏肯定这五类属性物质之间的关系,如木生火、火生土、木克土、土克水等,但同时强调,这五类物质的相生相克是通过各自的“气”即功能活动状态下得以实现和完成的,其实体本身是不可能相生相克的。他在《四圣心源·五行生克》中明确提出:“五行之理,有生有克,……其相生相克,皆以气而不以质,成质则不能生克矣”。其二,他认为,五行相生不仅仅是按传统意义上的顺序机械进

行的,在与木、火、金、水“四象”的关系,中土之气是最为基础和主要的,是五行关系的主动者。这些认识,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五行学说固有模式的突破和完善,使五脏配五行之间机械的简单的关系更丰富完整、更合理准确,并成为黄氏医理的重要理论基石。

3 土生四象的生理观

3.1 中土实为五脏主

黄氏认为,中土脾胃之气是机体阴阳升降、脏腑运动变化的枢轴,是四象生化之动力。他说:“分而言之,则曰四象,合而言之,不过阴阳;分而言之,则曰阴阳,合而言之,不过中气所变化耳”(《四圣心源·阴阳变化》),如此尚嫌不足,更直截了当进一步说道:“土为四象之母,实生四象”(《四圣心源·五行生克》),将中土脾胃的作用提到至高至重之位。中土通过阴阳升降、气血化生与肝肾肺心紧密相关,成为脏腑功能活动的关键环节和事实上的主动者,他说,“五脏皆有精,悉受之于肾;五脏皆有神,悉受之于心;五脏皆有血,悉受之于肝;五脏皆有气,悉受之于肺,总由土气之所化生矣”(《四圣心源·精华滋生》),人之精神化生、形体结聚、五情起原、精华滋生、糟粕传导,莫不因其而起,实可谓中土运则脏腑皆治,中土衰则脏腑皆乱。

黄氏以为,相火得离宫真阴的清化为阴,藉戊土右转之力清降而化肺金;更降之于,清化为寒而生肾水阴精,蓄藏坎府。而肾水得坎府真阳煦化为阳,藉己土脾左旋生发之力,蒸腾而化肝木;再升之于上,温化为热而生心火阳神,居位离宫。一升一降,圆环无端,生生不息。黄氏之说,深得易理,实发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所隐言,从另外一种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脏腑运动变化的和谐图画。

3.2 中土以湿为主气

黄氏认为,土分戊己,脾土湿而胃土燥,但“胃家之燥不敌脾家之湿”(《四圣心源·太阴湿土》)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,一是土性本质所为,太阴之气在天为湿,在地为土,在人为脾,己土之湿,为土之本气;戊土之燥为从金所化之气,故土气之湿与燥,一为本气,一为子气,湿为主而燥为从。二是从季节气候上讲,湿气为水火交蒸所产生,中土所主时令在每年六月、六月之时,火热在上而寒水在下,土居其中,受水火寒热之气互相激荡郁蒸,则蕴